

HE LIN CHU BAN SHE

李天济 剧作电影选

柯灵题



LITIANJI LITIANJI

DIAN YING JU ZUO XUAN DIAN YING JU ZUO XUAN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 编 ● 学林出版社

- 电影剧作 · 《今天我休息》《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年二十八》《逢凶化吉》《小城之春》
- 电影理论著 · 《喜剧电影》
- 电影史话 · 《为了饭碗干上电影》



LITIANJI DIANYING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

学林出版社

李天济电影剧作选

柯灵题

责任编辑:周清霖
特约编辑:赵孝思
封面设计:沈兆荣

李天济电影剧作选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67 000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册

ISBN 7-80616-215-1/I·79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李天济这个名字，中国的普通电影观众的认识大多来自他在《乌鸦与麻雀》、《魔术师的奇遇》、《绝境逢生》等影片中的银幕形象，而对他在电影剧作和喜剧理论方面的建树，知道的人恐怕就在多了。

其实，李天济是以电影剧作家的身份载入中国电影发展史册中的。早在40年代，他的第一部电影剧作亦是他的成名之作《小城之春》，即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表现手法而引起影坛的关注，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的作品。1995年，上海市电影评论学会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评出中国电影十大名片，《小城之春》是其中的一部。此后创作的《今天我休息》、《爱情啊，你姓什么？》等影片也因其取得了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而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同时，他长期以来在喜剧剧作理论方面的探索和成就为我们剧本创作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及李天济逝世周年之际，出版他的作品选集，无论是作为一种纪念还是对他学术成就的总结都有着实际和重要的意义。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而虹口则首放先声。1908年建成于上海虹口乍浦路海宁路口的虹口大戏院，首开中国电影专业放映之先河，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家电影院。李天济先生早年生活工作在虹口，他的电影生源也是从虹口起步的。而今，在虹口这片土地上，具有多种娱乐功能的电影放映单位已达十二家，使之成为

上海电影院拥有量最多的一个区;位于商业闹市街区的胜利艺术电影院长期树立精品意识,多年来坚持放映具有严肃主题和高雅品味的艺术电影,而成为繁华大都市中的一块“文化绿洲”;与当年虹口大戏剧旧址仅一街之隔的国际电影院更因全年票房收入超过千万元而在全国名列前茅,虹口区亦因各项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和日益繁荣而被评为目前上海唯一的一个“全国模范文化区”。

我区所辖“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作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公共图书馆,一直致力于影视专业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并不断增强自身学术品格,先后举办和参与了“石凌鹤从艺60周年图片展”、“郑君里电影艺术研讨会”、“赵丹电影艺术研讨会”以及“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研讨会”、“全国群众影评组织自办刊物展评”等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电影学术活动。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基础和优良文化传统的文化区,由全国唯一的一家“影视文献图书馆”来协助有关方面编辑出版李天济先生的这样一本作品集,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亦是我们为中国电影事业所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上海市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局长 张永林

1996年4月

序

为《李天济电影剧作选》写序，我不是合适人选。干电影这个行当我只有五年的关系，而且是个不合格的从业人员。包括天济在内，几位电影界老友每忆旧事常说，如果我当年还留在电影界，日子将是难过的。这确是实情。尽管写序言不是评论天济的电影剧作，毕竟我于电影所知甚少，于天济晚年的电影创作生活所知亦不多，何从置喙？然我终于没有推辞写序之命。和天济交，五十余年矣，我们经过同样的时代，走过相似的道路，所爱，所憎，所想，所思，大致相同，互为了解，1949年以后，我们又曾工作生活在一起，同过甘苦，甚而到了“文革”大灾难年代，我们也被捆在一起挨斗，相濡以沫，尽管五十多年来，我们并不是总在一起，我们是彼此相知的。天济去已经年，墓木拱矣，我有责任为老友写下这篇文章。

当读者拿到这本选集的时候，请不要先读剧本，无妨先看他的自白，那就是本书最后的部分《为了饭碗干上电影》这篇文章。这是天济的一把辛酸泪，用生命写成的文章，是历史的记录。抗日战争以前到抗日战争时期，多少热血青年投身戏剧运动，他们既是热爱戏剧——话剧，愿以身献，又是投身抗日运动，以话剧为武器而抗日。天济是其中之一，他家境不恶，本可以做其他事情，他辛苦地到了后方，不投考其他正规学校，偏偏考入草创之初的四川省立戏剧专科学校，从此献身剧运，和抗日战争相终始。毕业以后，几年之间，奔走全川，为戏剧，为抗日，他倾其全能。可是，曾几何时，抗战胜利，戏剧衰颓，他流落上海，难以为生。他这一段衣食不周的日

子，艰苦困难的生活，我是见证人。他不得不放弃话剧，不，是话剧的危亡抛弃了他和他的许多同行。请读一读文章中他对田汉、洪深二老那一句放声绝叫：“我是饿着肚子在干啊！”那是撕人肺腑之声，是生命之声，那个时代就是如此的。年轻的读者，你们能体会吗？

在饥饿难忍之下，他不断地写电影剧本，不断地碰壁。难得一个《小城之春》遇上了赏识的导演，他似乎熬出了头，却又不然，就是为了这个《小城之春》，这个在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影片作品，又在香港被评为世界十大经典作品的片子，天济从1949年以来，不知作了多少次检讨，不断去“自我批判”它的错误。历史的颠倒，一至于斯！

天济其人，向喜作玩笑语，调侃他人亦复自嘲。他写这个自白书（《为了饭碗干上电影》）也是如此。请读者在他那状若不经、出以诙谐的语言的后面，对自己极尽自嘲的状态的后面，体会一下他的辛酸，了解一下时代的悲哀吧。

天济的另一个名作是《今天我休息》，当时被称作歌颂性喜剧。这个叫法就很奇怪，意言我们社会不再有可为讽刺的事物，你要写喜剧吗？就只能歌颂，不能涉及社会现象的任何缺点错误。当时就是那么理解的，天济也是那么认识的。当时也，谁都不敢碰喜剧，开个小玩笑，说句俏皮话，也会上纲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偏偏天济爱喜剧，有写喜剧的天才，这就难了，不写喜剧他技痒，写喜剧要出危险。于是，出了个所谓歌颂性喜剧之名，天济开其先河，时乎命也。然而也幸亏这个歌颂性喜剧，救了他的命。自然，观众不会知道，对这个歌颂性喜剧，他修改了多少次，删掉了多少呕心沥血的构思和细节，为的是怕越出歌颂性雷池半步。所可喜者，以天济之才，于层层障碍之中，毕竟还是把《今天我休息》写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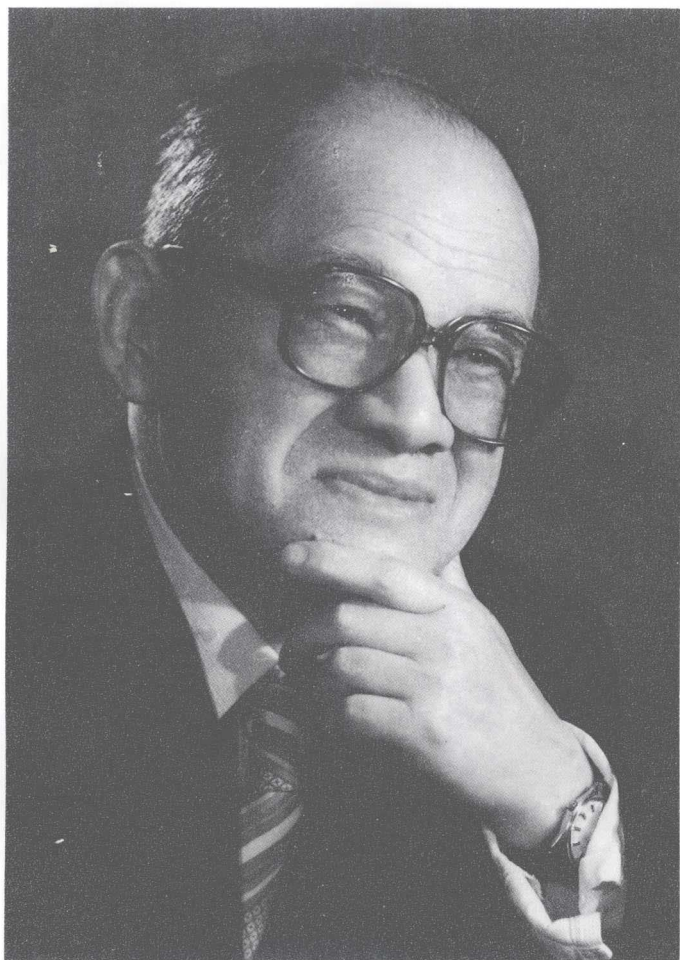
对于《小城之春》和《今天我休息》这两部成功之作受到的不该有的批评，天济在自白书中同样出以自嘲之词曰：“祸福无门，

唯人自招。写了部《小城之春》，当年被批为消极，写了部《今天我休息》，而今又被讥之为浅薄。”不要看这语气有多么轻松，背后也是一把辛酸泪。这辛酸和“我是饿着肚子在干啊！”表现不同，一是对生命的挣扎，一是对艺术的忍耐，而其辛酸，其所包含的实质则一。只有理解了作者李天济心灵里的潜在，才能有所理解于他的剧本。

天济是有经验有才能的著名电影剧作家，读者也许会奇怪，从二十六岁开始写电影剧本，至古稀之后辞世，怎么就只有这五个剧本？这是选集，没有选入的还有多少？当然有未选入集者，然亦不多。多未必就好，有一两部传世之作也就行了，可以这么解释。而天济创作甚勤，又是熬夜能手，白天黑夜连着干。从1947年开始，写了四十几年电影剧本，今得其五，确乎太少了。五个之中，其二为1947年之作，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只存下三个，真是少之又少了。这就要从1949年后电影创作审查的制度、手续和规律上去审视，在这种制度、手续之下，剧本的成功率和存活率极小，其未能成功与存活者所占比例甚大，行业语言分别称之为“枪毙”和“成立”。天济的剧本远不止这选入的三个（1949年以后之作），甚被“枪毙”者，不知凡几。而三个之中，有两个是“文革”之后的作品。那么自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之中，天济存活的剧本只有一部！这种状况，今世各国，不知有无相同者？回思此情，不寒而栗，这当然不是天济一人的悲哀了。

唐振常

1996年3月5日



电影剧作家李天济



李天济和白杨、
桑弧、张骏祥



李天济和于伶、
陈鲤庭、凌之浩



《今天我休息》剧照



李天济和他妻子、
女儿、女婿



李天济和他妻子、
儿子、儿媳



李天济和他
恩师陈白尘

目 录

前言	张永林
序	唐振常

• 电影剧作 •

今天我休息	1
爱情啊,你姓什么?	65
姑娘今年二十八	124
逢凶化吉	187
小城之春	249

• 电影理论述著 •

喜剧电影	291
------------	-----

• 电影史话 •

为了饭碗干上电影	327
----------------	-----

后记	赵孝思 340
----------	---------

• 电影剧作 •

今天我休息

—

1959年秋，上海。

黎明时分。

薄雾，淡淡的路灯光，晓色迷蒙。

一部自行车驰过，车上是户籍民警马天民。

车子迅速平稳地滑过湿漉漉的路面。

路面不断被大卡车的车灯扫亮，闪闪发光。

一串汽车越过马天民疾驰而去，这些汽车里有各式各样的卡车：三轮的、六轮的、十轮的、挂着长长的拖车的、伸着起重铁臂的……载着钢材、铁块、沙石、木箱……

邮电局大门口。

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们，三三两两，进进出出，势如穿梭。

马天民转进一条支路，越过一长串车辆。

一长串徐徐而行的三轮拖车、劳动车、脚踏车，车上塔似的堆着整齐的蔬菜、瓜果……

马天民的户口段。车子停在一条弄堂口。

马天民打开墙上的“联系箱”，摸出几张纸片。

马天民推着车子，走向另一条弄堂，打开“联系箱”，摸出两张纸片，放在袋里。

几个年轻女工，一路格格地笑着，走进弄堂里来。

“马同志！”一个女工招呼他。

“这么早就起来啦！”另一个女工讲。

马天民一面关上箱子：“你们呢？”

女工：“我们——还没有睡呢！”

马天民：“我也是，夜班，刚下班……”

另一女工：“那还不快回去……”

马天民骑着车子回去。

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出厂了。

有轨电车轰响而去，天线上爆起朵朵蓝色的火花。

马天民踏着车子，轻快而且飘逸……

远处，一盏红灯。

灯下的木牌子：上海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

马天民推着车子进去。

里面，值班的女民警赵英正在接电话：“好，好……”

马天民从墙边的柜子里抽出本大簿子，摸出口袋里的纸片，坐在一边登记。

赵英放下电话，在黑板上写：“今日上午7时半，到分局开会。——值班、休息的，可以不去。”

马天民还在忙着填写登记卡。

赵英：“马天民同志，你该休息去了。”

马天民得意地：“我值一个夜班，段里添了四个小公民。”

赵英有点惊奇：“这么快你就知道了……”看他的纸片：“啊，你这个法子好，孩子一落地，把这往联系箱一丢就行了……”

马天民：“我那边劳动人民多，大跃进么，谁不忙，这不就给他们省事了？”

赵英钦佩而又羡慕：“马天民同志，我，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以后多帮助我一些。”

马天民：“互相帮助。记住所长的话——处处、时时刻刻都想着群众的利益，群众的安全。——咱们是人民警察。”

马天民一边解衣服，一边上楼。

马天民的卧室，一间极小的亭子间。

一张木板床，一张小书桌，墙角是他自己做的白木的书架子。

马天民脱掉了外衣，站在书桌前面，注视着桌上的照片——照片压在一尺见方的玻璃板下面，两个穿着制服的女邮递员，一个年约三十，一个二十左右。

马天民翻过一页日历，拿起桌上的红铅笔。

马天民在日历上写：

今天我休息

他关上了灯。路灯光平平地透到屋里来，小屋子被划成了两截，上半截昏蒙蒙的就像飘浮着一样。

马天民睡了。

路灯光照着书架上的一个小小的玻璃相片插子。

照片上的马天民戴着奖章、红花，满面含笑。这是一种最开朗的笑，看着看着，你也会笑起来。

市声逐渐喧嚣。

屋内的人们也都起床了，听得到自来水的哗哗声。

二

邮电局里。

邮递员们一组组地紧张迅速地分检信件，加盖邮戳。

姚美贞(马天民照片上的那位年约三十的女邮递员)熟练地整理着信件，一面高声叫：“刘萍，好了没有？”

刘萍(照片上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邮递员)在墙角的一堆人里面，手下更快了，头也不抬地：“快了，快了。”

她旁边的一个男邮递员：“去吧，姚大姐在等你呢。”

刘萍：“不忙。”抬起头来：“姚大姐——”

姚美贞已经完工了，一面拍打着衣服，过来帮忙了。

刘萍：“你们可真快。”

男邮递员：“你们快走吧，今天你们俩都是轮休，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了，快回去吧。——走吧，走吧！”

姚美贞拉着刘萍，走到窗口，低低地：“上次跟你谈的事，考虑过没有？”

刘萍沉默。

姚美贞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她：“喏！”这是马天民的照片。

刘萍脸一红，赶忙看着窗外。

姚美贞：“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你们见过吧？”

刘萍平淡地：“没有讲过话。”把照片还给姚美贞。

姚美贞：“对，他说过，在我们区的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刘萍几乎沉不住气了：“啊！”自己随即警觉了，淡然一笑：“好么。”

姚美贞：“今年二十六岁，共青团员，五七年入团，我爱人一直

领导他工作的。他说这个人好，那就坏不了！”

刘萍不语。

姚美贞：“性格也好，老实、诚恳……人生得也端端正正的。”刘萍还是不讲话。

姚美贞急了：“你这个人，怎么不讲话啊？”

刘萍一抿嘴：“讲什么？……”

姚美贞：“小鬼！人家请我介绍，要跟你认识……”

刘萍虽然心跳得厉害，可还是大方、平静地说：“可以嘛——大家都是同志。”

姚美贞看穿她了，一笑：“快走吧。”拉她。

刘萍：“忙什么？现在就走？”

姚美贞一边推她走：“你跟我走嘛，巧得很，今天他也休息，快。”

刘萍挣扎：“喂哟，看你，——总得穿件衣服嘛。”

姚美贞：“对，对！”

刘萍：“先到我家里去——”

刘萍家——工人新村。

姚美贞站在草地上喊：“快点啊！”

刘萍出来，姚美贞挽住她：“巧吧！”指她家门牌：“我家也是17号——”又细细打量她：“走吧，到派出所去。”

派出所内。

所长于学斌正蹲在地上，给脚踏车上链条。

“所长，”赵英喊他，“你爱人来了。”

于学斌站起来，姚美贞、刘萍已经进来了。

“小刘，休息啊！”于学斌伸开一只蒲扇大手迎上去。

“看你！”姚美贞把他手一拦，顺手递张废纸给他：“手！”